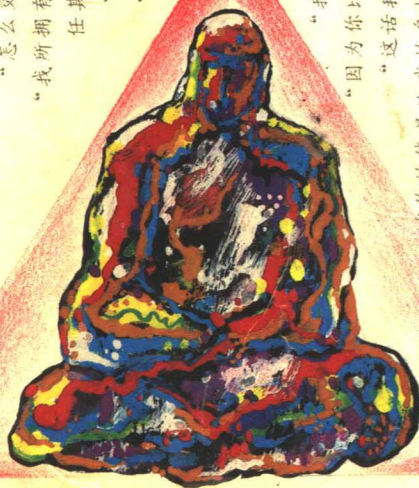


玉观音

骆毓龙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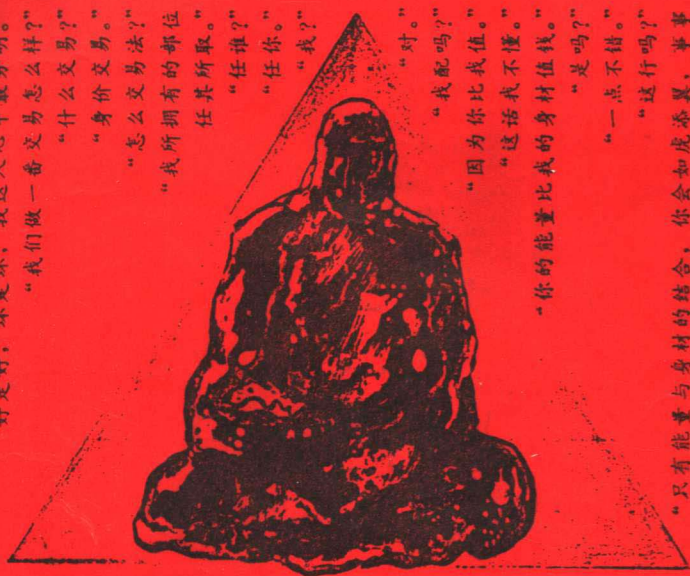
“你揍了还是这样讲。”
“你这人毫无心肝。”
“好是好，坏是坏，我这个人心中最分明。”
“我们做一番交易怎么样？”
“什么交易？”
“身价交易。”
“怎么交易法？”
“我所拥有的部位任其索取。”
“任谁？”
“任你。”
“我？”
“对。”
“我配吗？”
“因为你比我值钱。”
“这话我不懂。”
“你的能量比我的身材值钱。”
“是吗？”
“一点不错。”
“这行吗？”
“只有能量与身材的结合，你会如虎添翼，事事顺利。”
“太神了。”
“不神。你说说，我童美飞的人怎么样？”

44.5729
LYL
C-1

玉观音

骆毓龙著

“你再敢说句侮辱我的话，我可要揍你了！”
“你揍了还是这样讲。”
“你这人老无心肝。”
“好是好，坏是坏，我这人心中最分明。”
“我们做一番交易怎么样？”
“什么交易？”
“身价交易。”
“怎么么交易法？”
“我所拥有的那位任其所取。”
“任谁？”
“任你。”
“我？”
“对。”
“我配吗？”
“因为你比我值。”
“这话我不懂。”
“你的能量比我的身材值钱。”
“是吗？”
“一一点不错。”
“这行吗？”
“只有能量与身材的结合，你会如虎添翼，事事顺利。”
“太神了。”
“不神。你说说，我童童美飞的人怎么样？”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 新登字 002 号

内 容 说 明

商品。市场。赚钱。情欲。一个是“现代观音”，一个是“混世魔女”，把千年贫穷的“杯调”搅得天翻地覆。回扣反回扣，终酿出千万元的诈骗巨案；真情误真情，二十年姻缘叹终生。作品竭力鼓吹市场经济，描写了一系列社会底层的人们如何致富的奋斗历程，同时揭露了一部分人在商品社会的大潮中灵魂变质的真面目，道出了“骗骗骗，遍地骗，如今不骗吃亏，不骗挨骗”这条丑恶咒语。贴近时代，感情浓烈，念致富真经，抒男欢女爱，构成了这部作品自己的特色。

责任编辑：陶良华 赵水金

玉 观 音

Yu Guan Yin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206,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8\frac{7}{8}$ 插页 8

1993年8月北京第1版 1993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ISBN 7-02-001635-9/I·1426

定价 5.30 元



作者简介

骆毓龙，1947 年生于浙江义乌，在家乡求学，种地，当过乡镇企业供销员，集体企业厂长、经理，后又入学。近几年来，先后发表、出版报告文学、小说多种，现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管理世界》杂志社义乌工作站站长。

目 次

第一章	野火烧不尽	1
第二章	总导演	8
第三章	开口奶	13
第四章	骚动	24
第五章	回声	28
第六章	爱心	35
第七章	各有心计	43
第八章	热点	48
第九章	涌动的商潮	59
第十章	主题	69
第十一章	遍地黄金	76
第十二章	炸雷	87
第十三章	雨过天晴	92
第十四章	她是凡人	98
第十五章	二拐子的艳遇	102
第十六章	美飞老板	123
第十七章	市场磁	140
第十八章	定音	146
第十九章	别墅之声	156
第二十章	内患	162

第二十一章	绝招	172
第二十二章	特急令	180
第二十三章	劫难	187
第二十四章	银票公案	206
第二十五章	婚变	213
第二十六章	情种之谜	221
第二十七章	大地震的前兆	227
第二十八章	便衣公安	232
第二十九章	大地震	242
第三十章	群雄斗魔图	264
第三十一章	心灵的呼唤	271
尾章	城市之光	280

第一章 野火烧不尽

马达的轰鸣声，从工商局车库里传来，这是三轮摩托车在启动。

一辆，

二辆，

三辆，

四辆……

车群轰鸣着冲出车库大门。

车上人着一色服装，紧锁着双眉，神情严肃。这和军队上将士们出征时的气氛差不多，神秘而紧急……

晨曦里，在通往怀稠县城的大道上，走着位五大三粗、紫铜色脸庞的中年人。他手拿拨郎鼓，肩挑满装国营商店里不易见着的有几十样小商品品种的货郎担。他是西溪公社西溪村人，名叫牛有草。

他原叫牛有根，有草之名是他三岁那年，他爹爹用全家三口饿顿饭的代价换来的。那天中午，他爹从田里干完活回家吃饭，离家不远，见一化缘和尚饿昏在路旁，他爹将和尚扶至自家门前，把当天仅剩之米所熬的野菜米汤，解了和尚饥昏，该和尚无以为报，问了有根的生辰八字，摸了摸有根的头，便认真地对有根父母说：

“此子有寿，有财，乃大富贵之相，只须把‘根’字改为‘草’

字，日后便无磕无碰。”

牛有草信时，信运，信古训。受妻子的影响，崇拜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在西溪，牛有草也算是“货郎世家”，可前些年，自从挑货郎担等都被戴上资本主义帽子后，拨郎鼓销声匿迹了。牛有草呢，初时也还老实，不敢妄想，但生活之迫，什么米啊，盐啊，酒啊，烟啊，怎么办？他再也捺不住了，于是揪准了日常生活中的奇缺品，按老经验，熟门路，悄悄地跑了几趟买卖，很顺手，竟胆子越来越大。

平时生活比别人优裕，人家起了怀疑：牛有草为什么老走亲戚，老得病？看他那老虎都能揍得死的体魄，为什么老请病假？

怀疑归怀疑，没抓住把柄怎能乱说呢！

牛有草总是暗自庆幸自己的运气好。他的妻子呢，也要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向牛有草报功：

“你每次出门，我都在家中供奉的观音菩萨前为你祈求，保你平安，保你发财，你看，这不都应验了。”

其实，牛有草比妻子更固执、死板。这些年中，他有过一次赔本的买卖，他回家后，二话不说，把妻子痛打了一顿——那次他违背了祖训，出门前夜，禁不住妻子的诱惑，行了房事，以致出门不吉利，倒尽了运气。

牛有草看去虽是五大三粗、木头木脑，其实他脑子蛮活络，单人家没拿住把柄就是一例。古语道狡兔三窟，若揭揭他的老底，他除自己家里外，还有一个离城五里远的单身姨母的家，那是他的第二个“家”，藏匿“资本主义”经营工具和活动的老窝。他每次从家出来都是两手空空，人家能揭他什么短呢？

自从悄悄地干上几趟小百货后，牛有草不仅改变了家中的困境，还从中悟出了许多窍门、办法及道理。今天，他就是要挑起这付已被禁锢了十余年的货郎担，把人无我有的小商品公开

放在市场上摆卖。

数月前，他通过云南宣威那边来怀稠的探亲者，把宣威奇缺的有机纽扣、老太婆头网、姑娘的纱巾等带去试销，很成功。此后单线联系又跑了几趟，销路很广，今天是五天一集的怀稠集市，他已约好几个外省客商到集市看看样货。

有话道胆大得将军，怀稠县境内已有数十个捷足先登的山货客，外地的客商已从这些货郎的奇货上沾了不少光，为了不断这个线，为了扩大这小百货集市的影响，必须有个专业市场，于是他们都悄悄地约了一些胆子较大的人来集市摆摊，而且把时间约在新县长上任这一天。

“喂，伙计，怀稠城里你看出今天的异样来了吗？”

“是呀，我也正在心里问着，这如潮人流直向城东方向涌去，没啥稀奇事，哪有如此大的吸引力？”

“走，咱们瞧瞧去。”过往行人都怀着好奇心。

刚下了公共汽车的南姑，也随着人流来到了城东。她便是刚被任命的怀稠县县长，此刻人们并不认识她。因为不想要县上的同志搞什么欢迎仪式，所以她没让车接，竟自己来了。

琳琅满目的小商品令人眼花缭乱，好多都是国营商店连找都找不着的，南姑也看动了心，她在地区和省城商店里都没找着的有机玻璃小扣子、小顶针、旅行用的钢笔小手电等等，应有尽有。

小商品在市场的出现，只要看看那些买了货的人们高兴离去时的神态，便说明这是一件为城乡居民起到拾遗补缺作用的新生事物。南姑看着看着，启发很大，仿佛心头划亮了一根火柴。她又仔细观察，看看这一作用里面，能有多少燃烧体。

不仔细注意不打紧，细一留心，把南姑也吓了一跳！她发

现，她正站在一位五大三粗的中年人货郎担旁边，这人正在跟一个自称是云南宣威来的客商谈交易。

“牛大个子，咱们是老交道了，按你出的价，三块四一条，这一千条头巾我全包了。”那客商说道。

“不行，这五百条是人家订好的，人家中午火车到站便会来提。”那个被称作牛大个子的人回答着。

“我来一趟就拿五百条？”

“你若订好下次来拿的数字，就可保证满足你下次的需求了。”

“这一次不就吃不饱么？”

“你那老鼠钻牛角的边远地区，这里的哪样货你们不缺货？”

“好，好……”

小商品里面竟然做起了大文章！这个牛大个子和这个云南客商一下成交数千元，看来这个牛大个子有办法，不会受穷，那么怀稠的其他人呢，能不能学学他牛大个子呢？这一问号，在南姑心头漾起了层层涟漪。

怀稠，是个位于大江南部的小县，也是省内外穷出名的、只停乌鸦不栖凤凰的地方。

怀稠虽有两千多年的建县历史，也有历代出过不少名人的佳话可供谈资，但千年遗传下来的“穷”字，揪着大家的心！

“饿死不攀怀稠亲，有女不嫁怀稠人”，怀稠人饱尝了受歧视的滋味！穷帽子甩不掉，富亲戚攀不上，大伙只有在穷困中度日如年！

怀稠人就真的无致富之路吗？无致富之人吗？

不，从这些小商品交易中，不是有了一线曙光？

要是让这些人放开手脚干？

要是让更多的人跟着他们干？

正当南姑想得入神之际，猛听得马达声鸣响，紧接着听到有人惊叫了起来：

“猫来了，快，猫来了！”

经过反右，四清，文革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人们都学乖了，不待弄清是什么“猫”，大多数人赶紧溜出这块是非之地，那人流犹如急退的海潮……

南姑看清楚了，八辆摩托车上的工商稽查队员，正由两头向三十多个货郎担包抄过来。

南姑的脑子里第一个反应便是：“货郎们的克星来了！”

涌动的人流已见稀落，但有几个老太刚才由于人多挤不进，此际却缠住了几个货郎，还在掏钱买货。有眼尖的货郎，已甩开纠缠脱身开溜，只见那牛大个子，在玻璃框内随手抓了把扣子给那几个老太，“快走吧，这送给你们……”他也是一心急于要离开这里。

有的货郎被“猫”咬住了，双方经几下拉扯，“咣当”，“咣当”，货郎担被摔了个粉碎，小百货撒满了一地！看货郎们那副因苦痛而扭曲的脸孔便可知道，这该毁了他们多少的心血啊！

几个妇女及老太又被截住了，刚买下的小百货被收缴了。此际又见一个长着络腮胡子的人威风凛凛地指挥着：

“这些小百货都是资本主义的芽根，必须全部留下，否则，谁也走不了！”

继之而起的是一片哭闹声。

“青天白日抢东西，有王法吗？”

“天杀的强盗啊，你抢了我的东西要遭雷轰、要受刀劈……”

“你们拿共产党俸禄，不为穷人谋福利，还要找穷人出气，

该死！”

“都给我停下！”一声清脆的断喝，既威武又严厉。这声音仿佛有武打书上面所说的传音入室的功力，所有的摔打声顷刻都停了下来，全场一片肃静。只听那清脆的声音又起：

“同志们，做工作要注意影响和讲政策，不能图一时痛快而蛮干。”

那牛大个子就是西溪村的牛有草，眼看着轮到摔他的担子了，正当绝望之际，突然出现个救星，不由得又惊又喜，可是待他循声望去，却又增加了一份忧虑之心。

清脆之声发自站在不远处一个女人，看她白皙的皮肤略微透红，端正的五官，朴素而经济的装束勾勒出匀称的中等身材，她在这种不适时的环境中，气质犹如一株严霜下怒放的红梅——这是南姑。牛有草心中却揣度，这位三十来岁的女人，从清脆声音判断，或许是广播站的播音员；从气质和口气判断，或许是法院的干部；从装束和文静的体质看，又更似来自乡村的女教师……牛有草忘了自己的处境，竟为南姑担满了心事，关注着工商稽查人员的动向。

那络腮胡子及同道们，初时被南姑一声断喝，愣了愣，一时都撒了手。他们是奉县委副书记宏辉的指令而进行突袭的，在这种态势下敢站出来的人非有实权或大来头不可。可是等那络腮胡子还过神时，他的判断竟和牛有草的判断差不离，“这是一头乡下的牛犊，她岂知城里虎的厉害！”

络腮胡子几步走到南姑面前，假装斯文地说：

“对不起，尊敬的女士，你阻碍我们执行公务，也得跟我们走一趟。”

牛有草担心的事终于出现了，他不知哪来的勇气，几步跨到了络腮胡子面前：

“钱队长，放了她。”

“今天既不能放你，更不能放她！”这叫做钱队长的干了十多年的公案，治人有术。

只见南姑神色安然地说：“既然钱队长礼请，哪有不去之理，看来到处都是课堂。走吧，开开眼界去。”

事态的发展，也惊动了不少围观的人，大家都为南姑担心，纷纷叫道：

“不能带她走！”

“不能带她走！”

钱队长火了，他突然大声向队友们发布命令：

“把货郎们全部带到局会议室，清点货物；我带这对男女先走。”

此时不走更待何时，牛有草拉着南姑，要把她救到人群处让她脱身。

“哪里走？”钱队长看破牛有草之意，生怕女的被溜走，哪顾得男女之别，一伸手就要抓南姑的衣领，领子没抓住，却从南姑的脖子上拉下了一串链子，并掉到了地上。牛有草慌忙弯身捡起一看，竟是一尊通体发绿的玉观音。

“玉观音！”

“玉观音！”

此时大家并不晓得南姑的名字，于是“玉观音”的代号便流传了开来。

南姑笑着对牛有草说：“大个子，放心走吧。”她接过牛有草递过来的绿玉观音，向三轮摩托走去，牛有草也无可奈何地跟着上了摩托车。

马达轰鸣，围观者望着车子远去的背影多了一份悬念：

工商局会给妨碍公务的“玉观音”来个怎样的处理呢？

第二章 总导演

“的铃铃”，“的铃铃”……

电话又响起来了！县委副书记宏辉，上午已在几十个电话中消磨了几个小时候的时间；现在，他又耐心地、不厌其烦地拿起了话筒。话筒里传来了对方的问话声：

“喂，宏书记吗？”

“对，谁呀？”

“我是侯军。”

“情况怎么样？”

“非常顺利，三十多个货郎担全部落网，一个不漏。”

“有没有留尾巴？”

“连买者的商品也一律收缴，资本主义市场已彻底捣毁，资本主义尾巴也彻底割断，有位管闲事的乡村女教师，也顺手一同带了过来，非得好好教训一番不可。”

“要掌握政策，注意影响，打一个漂漂亮亮的歼灭战，决不能让这些姓‘资’的挖社会主义墙脚、死灰复燃！”

“是，现在正在清查战利品，等会再电话报告。”

“好，用劲干吧，侯队长。”

挂完电话，宏辉兴奋又激动，破残烟歼灭战是他花了几个不眠之夜精心安排的，侯队长这一项是尾声，其他的几路围剿大军，战报早已传来，其战果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他怎能不兴奋，世上还有什么事比按预定计划完成得更出色而令人鼓舞

呢！

尤其是眼下，更需要他开足马力，发挥才能。他虽是这个县的第三把手，可县委老书记即将病休，名在其位，实已放权给他。县长外调后空了段时间，派来个县长又是个女的，今天才来赴任，因此，怀稠县这段时期的工作，完全由他宏辉主持。宏辉是个敢作敢为的人，什么样的担子，他都敢去试一试，一旦有机会，他岂能不大显身手一番。年轻人就该有干事业的一番雄心壮志——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何足惧哉！宏辉本是加森副省长的秘书，在省政府的秘书班子里享有笔头快、反应快、聪明能干的好声誉，据说是放下来锻炼的——像他这种见过世面的、年富力强、有知识、有才气、有靠山的实力人物，具备了十足的优势。

自来怀稠后，他干了几件漂漂亮亮的好事，不得不使县里上下信服。尤其是民政部门 and 物资部门及政府行政科，都对宏副书记佩服得五体投地——人们对当官者的衡量标准很简单，看你在任上为人民办了多少实事。

民政局长是从宏辉上任后不久就服了。宏辉上任时正值年后开始的春荒，那天他正好到民政局了解情况，一到局办公室门口，就听到屋内吵吵嚷嚷不可开交。

“这数字是谁定的，怎么只给了这么点，饿死人谁负责？！”一位公社干部责问着。

“你还嫌少，你们公社小，人少，我们公社，人口多你们一倍，可救济粮只比你们多了三分之一，比起我们，你们可心安理得了。”另一位公社干部插话。

这种时候人们恨不得避得越远越好，可宏辉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知难而进。

见到宏副书记的光临，民政局长如逢救星，“宏书记，你来得好，你来说句公道话吧，就这么点救济粮，发完啦，我是除了老婆

儿子，什么都没得贴的了。”

“谁要你的儿子老婆？”宏副书记笑问着。

“大家不够向我要，我向哪要去。国家也困难，大家都需要，我无能为力了！”

宏副书记的到来，初时出于书记的威慑力，大家不敢声张，现在看他那么和蔼，也就大着胆子说了起来，纷纷叹苦经。

对这种事，民政局长司空见惯却又无可奈何，宏辉心中有谱，向大家说：

“你们先把已分的指标拿回去迅速落实到贫困户去，过三日后再到民政局找局长来。”

“来找也莫办法呀，我的宏书记。”民政局长急得直要跳脚。

“急什么，他们找你，你找我。”

“真的？”民政局长惊喜地问着。

“什么时候跟你说过假话？”

大家安心地走了。

三天后，大家按时找到民政局长，只见他喜笑颜开地说：“算你们造化，宏副书记神通广大，他到省里一活动，要了这个数。”他伸出了手指头。

“八千？”有人问。

“八万！”

“八万？”

“是啊，真的是八万斤。”

八万斤粮食，对于一个穷困县五十万人口来说只能解一时之急，但有了这笔补充，已破了历年的高纪录，大家心满意足地走了。

既然开了这个好头，其他一些部门自然以各种借口找宏副书记。宏副书记也乐于帮忙，尤其是物资局，他通过同样的办法，

争取了许多平价的钢材、水泥、煤炭。宏辉又让物资局高价转让了部分，所得差价，拨给政府招待所筹建小宾馆之用。就这样在没花怀稠一分钱的基础上，穷怀稠亦有了像模像样的、内有洗澡间、空调房、电话、电视等设备的高级豪华宾馆。

耳听是虚，眼见为实，大家见宏辉是个会办实事的书记，他虽来的时日不长，但信誉却比许多老县长、老书记好。尤其他有省里这头关系，其他干部确是望尘莫及！

县委老书记深叹自己无能，没为怀稠人民办多少实事，他虽对宏辉的向上伸手有看法，但宏辉毕竟是为县里好，在现代社会发展的今天，许多风气也不太正，只要对县上人民有利的，只要有这种关系和能力，为县上多办好事，他也只好开只眼闭只眼，否则能眼睁睁看着全县人民跟着受穷？

老书记就要病休，县上的许多部委办局级干部们预料，宏辉当是县委书记的理想人选。宏辉呢，当然也想在此际好好地干点有影响的事情，尤其是新县长上任之前，他应该争取主动，让新县长上任后无形中按自己既定的方针来指导怀稠县的工作。于是，他制定了一个“拨草寻蛇”的行动方案，要大家密切注视整个怀稠的各种动态。

这一招果然很灵，头天布置，第二天就接到了工商局缉查队长侯军的报告：

“近日来，城里大街小巷常有出售小商品的货郎担出入，并深受市民们欢迎，有几个胆子大的，竟然公开把货担摆在城东那个废弃的市基里，若不迅速及时地取缔，城东市基，很可能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阵地。”

“好，我知道啦，你再留心观察！”宏辉情绪振奋。

不一会，电话铃又响了，是南溪公社的报告：

“经检查，在我社发现地下小工厂，已备有塑料压机等设备，